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

特

號

娜

娜
上冊

左 拉 著

本館編審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左拉著
本館編審部譯

娜

娜
上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娜 娜

左拉與自然主義

一 左拉之身世與其著作概述

左拉(Émile Zola)以一八四〇年生於巴黎。他的母親雖是法國人，他的父親却是意大利的梵尼斯(Venise)人，祖母是希臘人。他的童年期與青年期是在勃羅旺斯省(Provence)度過的。他在學校的成績很壞，以致考不得學位(Baccalauréat)，所以只好做些小小的差事。他在巴黎與外省的許多報館裏辦過事，也曾寫過些浪漫派的小說，例如寧農的故事(Les Contes & Ninon)；後來又寫了些風俗小說，比較地更好些，例如黛列思拉根(Thérèse Raquin, 1867)與瑪玟璉費拉(Madeline Féral, 1868)。然而他的大著作羅恭瑪嘉爾家史(Les Rougon

Macquart)却在一八七一年纔開始。本書原名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庭的自然的而且與社會有關的歷史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共分二十卷：一羅恭的家運 (*La Fortune des Rougon, 1871*) 二饑鷹 (*La Curée, 1872*) 三巴黎之腹 (*Le Ventre de Paris, 1873*) 四伯拉桑的戰利品 (*La Conquête de Plassans, 1874*) 五謨烈院長的過失 (*La Faute de L'abbé Mouret, 1875*) 六虞仁羅恭老爺 (*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1876*) 七屠槌 (*L'Assommoir, 1877*) 八愛情之一頁 (*Une Page D'Amour, 1878*) 九娜娜 (*Nana, 1880*) 十家常便飯 (*Pot-Bouille, 1882*) 十一託女 人的福 (*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 十二生活的快樂 (*La Joie de Vivre, 1884*) 十三共和曆七月 (*Germinal, 1885*) 十四成績 (*L'oeuvre 1886*) 十五土地 (*La Terre, 1887*) 十六夢 (*Le Rêve, 1888*) 十七人中禽獸 (*La Bête humaine, 1890*) 十八金錢 (*L'Argent, 1891*) 十九破產 (*La Débâcle, 1892*) 二十巴斯嘉爾博士 (*Le Docteur Pascal, 1893*) 其中最著名的四卷乃是屠槌、敘述工人的生活、娜娜、敘述淫佚的生活、共和曆七月、敘述礦工的生活、破產、

敘述戰爭的生活。自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之間，他爲自然主義做了許多論文，例如實驗的小說（*Le Roman expérimental*, 1880），自然主義與戲劇（*Le Naturalisme au théâtre*, 1881）等。後來他又從事於宗教的描寫，著三大名城（*Les Trois Villes*）；盧爾德（*Lourdes*, 1894）；二羅馬（*Rome*, 1895）；三巴黎。這三部小說都是敘述宗教不能救人民的痛苦的。最後他又從事於社會主義的描寫，著四福音書（*Quatre Evangiles*），只成三部：一富饒（*Fécondité*, 1899）；二工作（*Travail*, 1901）；三真理（*Vérité*, 1903）。他曾經是最熱烈的共和黨，後來又是社會黨，甚至於是共產黨。一八八九年，狄烈夫大尉賣國事件起，他與法朗士（*Anatole France*）同冒大不韙，竭力替狄烈夫辯護。他在曙光報（*L'Aurore*）上登了許多激烈的文字，曾經被捕下獄。一九〇二年爲煤氣所毒，死於巴黎。死後六年，即一九〇八年春間，改葬於班迪安（*Panthéon*）國葬院。

二 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

在左拉以前，文學界但有所謂現實主義（*Réalisme*），無所謂自然主義（*Naturalisme*）。說到現實主義的先鋒，要算是巴爾札克（*Balzac*, 1799-1850）。泰耐（*Taine*, 1828-1893）說他摹寫真相，把卑劣的事情描寫得比其他的事情更生動些。泰耐自己也是現實主義的中堅。此後有杜蘭第（*Duranty*）在一八五六年著現實主義，莊佛樂利（*Champfleury*）在一八五七年著現實主義，同年，佛羅貝爾（*Flaubert*, 1821-1880）的小說波華麗夫人（*Madame Bovary*）出版。佛羅貝爾號稱現實主義者，然而杜蘭第怪他專從事於美術方面，却沒有感覺，而且是乾枯的。與佛羅貝爾同時的現實主義者還有龔果爾兄弟（*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 *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他們在姑美尼拉賽陀（*Germinie Lacerteux*, 1864）的序文裏說：

「民衆喜歡假的小說，這却是一部真的小說。民衆喜歡走到上流社會裏去的書，這却是一部從馬路上來的書。民衆喜歡淫邪的作品，娼妓的日記，床頭的供狀，戀愛的穢史，然而這一本書却是莊重的，純潔的。我勸民衆開卷時，切勿希望書中有娛樂的描寫，這書只是愛情的醫院。」

「民衆喜歡緩和劑與安眠藥，他們要靠團圓結局的故事來幫助他們的消化；這書悲哀而且激烈，違反他們的習慣，有礙他們的衛生。」

「那麼，爲什麼我們寫了這一部書呢？爲的是得罪民衆，故意干犯他們的嗜好嗎？」
「不是的。」

「生於十九世紀，在平等自由的時代，我們常常自問：所謂「下級社會」有沒有入小說的權利？直到現在，文學家不屑描寫平民，他們有心靈不能發洩，是否應該長此不變？下級社會的痛苦，是否值得寫？是否值得讀？小人們，窮百姓們，在痛苦的時候，能否像受痛苦的大人們，富貴的人們一般地惹人詠歎？總之下級社會的眼淚能否像上流社會的眼淚一般地令人痛哭起來？」

「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寫了這一部書。」

依龔果爾諸人的論調，現實主義在乎描寫下級社會，把平民的痛苦宣洩出來。自然主義，在字面上說起來，與現實主義沒有什麼分別，因爲都是「描寫實在」的意思。然而左拉却在他所著的實驗小說論裏替自然主義立了一個定義說：

「自然主義是由新科學施用到文學上的一種程式。」

左拉的同志黑斯曼(J. K. Huysmans, 1848-1907)更把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切實地說明。他在眉批(*En Marge*)裏批評左拉的屠槌，同時把這兩種名稱加以解釋說：

「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兩個名詞，被人們加以種種不同的定義，我們應該切實地說明。有些人說，——而且是最動聽的論調，——現實主義者所選的題材乃是最醜惡的，最粗鄙的，他們的描寫乃是最淫褻的，最能令人作嘔的。總而言之，乃是把社會的瘡疥盡情披露出來。自然主義者把社會的瘡疥的綳布揭開之後，只有一個目的，便是教人們測量那可怖的瘡口有多少深。

「其實我們並不管牠是瘡疥呢還是粉紅的肌膚。我們固然把瘡疥描寫，也未嘗不把粉紅的肌膚描寫。因為瘡疥與粉紅的肌膚都是存在世上的。最卑汙的人與最高尚的人一般地值得研究，娼妓蕩婦們到處都有，與正氣的女人們一般地享有公民的權利。社會是有兩方面的，我們把兩方面都描寫給人們看。我們把畫板上的一切的顏色都拿來應用，並非專用黑色，不用藍色；我們無分別地讚賞李比拉與華陀（註一），因為他們都有好筆法，所畫的東西都非常生動！人家

雖則說我們專愛描寫醜惡，其實我們並非只喜歡淫邪而不喜歡貞操，只喜歡放浪而不喜歡廉恥；我們一樣地讚賞酸辣的小說與甜脆的小說，只要著者以觀察所得把實地的生活描寫下來，就是好書了。

「我們並不是些宗教黨徒，我們相信文學家應該像一個畫家，是要適合潮流的，我們要把古時的寬衣長劍付之東流。近代所謂名著，甚至令我們心中作嘔，然而我們並不推翻了他們的書，也不搗毀了他們的偶像，我們只在他們的旁邊。我們到馬路上去，也像到了王宮；我們到荒野去，也像到了有名的樹林。我們努力想要不像浪漫派描寫那些超越自然的美事，不像他們去找烏托邦的幻影。我們要把那些有肉有骨，能生活能走動的人類的真相擺在人們的眼前。我們在某一個環境裏觀察了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於是把他們的生活很用心地，很詳細地描寫。他們的貞操或淫邪，戀愛或仇恨，一時的衝動或永久的德性，都顯現在我們的筆端。我們好像給人們參觀野獸的人，不論那些野獸快樂或悲哀，我們只給人們看清楚就是了！

「平常的小說總有一個結局，或用婚姻收場，或用死亡收場，我們的小說却不一定有結局。

是的，不錯。我們的小說不宜傳什麼學理，往往是沒有結論的。是的，也不錯。

『但是，藝術是與政治上的學理或社會上的空想沒有關係的。一部小說並不是一個講壇，也不是一個教座，我以為藝術家應該避免這種無用的浮詞。』

『我對於衆人所沿用的程式，更要明白地反對了。』

『依我的意見，自古至今的文學家只描寫些例外的事情，這是不對的。那些小說家與詩人所敘的愛情，或因此自殺，或因此殺人，或因此發狂，都只是些特別的情形。這些特別的情形，被文學家觀察到了，記載下來，我沒有什麼好說，因為事實具在。但是，如果說我們的平常的生活，人人所過的生活，天天所過的生活，值不得研究，因為平淡無奇，引不起人們的興味與熱情，比不上憑空造出一個偉大的人物，或一件驚人的事情，我却覺得這一種話沒有道理。譬如某人的妻子死了，他哭了一場，後來再娶一個婦人，而且並沒有什麼懊悔。老實說，我覺得這男子比維特一樣偉大（註二），一樣值得記載；維特這呆子，快活的時候就咀嚼奧相的詩，悲哀的時候就為羅洛德而自殺，為什麼只有他值得記載呢？』

「我們的小說以分析代替幻想，情節並不怎樣複雜，所以弄到讀者吃驚地叫道：『吓！沒有一點兒事情，何苦枉費筆墨！』」唉！現在的時代，不像當初人們讚賞大仲馬，輕視巴爾札克的時代了！民衆已經討厭才子佳人的作品了！

「是的，民衆趨向強烈的作品了。屠槌的成功，就是一個證據。唉！我曉得有許多村學究很失望地嚷道：『我們想要些乾淨的而且能安慰人的小說；生活已經是悲哀的了，何苦把牠的真面目給我們看呢？請你們像狄更司（Dickens）一樣罷。他也是描寫下流社會的，然而他把乾淨的事實博取民衆的娛樂，同時顧及道德方面，豈不比你們強嗎？』」

「唉！我一聽到這種話就令我生氣了！藝術並不是拿來娛樂那些低着頭咬着手指的小姐們的，也不能像狄更司的作品供給家人團聚時的談話資料或給養病的人們消遣。我老實說，高聲地說：乾淨與不乾淨，於藝術毫無關係。不會做小說的人纔把不乾淨的事實寫成淫書！」

「我再說一句，凡是寫實的，生動的作品，非但不至於有傷風化，而且想要不寓勸戒之意也還是一件難事呢！淫邪的本身就生出刑罰來，浪蕩的自然的結局所給予的懲戒要比法律所定

的懲戒更嚴。所以寫實的小說就是有益於風化的好書。末了，我總結一句，自然主義乃是對於存在的人物的研究，而所研究的乃是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所得的結果；依左拉先生自己的說法，『對於真相很有耐心地研究，從最細微的地方觀察，便是自然主義了。』

黑斯曼對於自然主義的解釋很是透澈，然而左拉乃是自然主義的首領，我們且看他為主義而奮鬥的經過。

（註一）李比拉（Ribera, 1588-1656）是西班牙的畫家，是現實主義派；華陀（Watteau, 1684-1721）是法國的畫家，愛畫鄉村風景。

（註二）見哥德所著少年維持之煩惱。

三 左拉與自然主義

左拉的思想與其方法之由來 左拉的文學方法有一部份受現實主義者巴爾札克，佛羅貝爾，龔果爾兄弟的小說的影響，同時又與泰耐的哲學有關係。現實主義派已經說新時代的小

說不該是浪漫的了；小說不該是捏造的奇談，甚至於不是消遣的資料，只該是對於事實很確切地描寫。但是左拉讀了達爾文與泰耐的書，覺得自己可以比現實主義更進一步。所以他主張「實驗」的小說，要把文學與科學合化，用解剖的方法表現真相。恰好那時的著名的生理學大家克羅德貝爾納（Claude Bernard, 1813-1878）於一八六五年著實驗醫學緒論一書，名醫律嘉（Prosper Lucas）於一八四七至一八五〇年著自然的遺傳一書，名醫洛圖爾諾（Ch. Letourneau）又於一八六八年著情感與生理。這三部書都給左拉一個很大的影響。他覺得古來的所謂名家小說都是些沒有經驗的作品。因為人類的一切都與生理的組織有關係，所以小說裏的一切也都與生理的組織有關係，而古來的文學家竟忽略了這一點。小說是描寫人類的「氣質」的，而氣質乃是兩種必然的結果：（一）遺傳的關係；（二）環境的關係。所以左拉的羅恭瑪嘉爾家史可以說完全是關於遺傳與環境的描寫。在這一部大著作以前他曾經著瑪玳璣費拉一部小說，又主編講壇報，宣傳他的自然主義，因此曾受政府的干涉。

政府的干涉。當左拉初發表瑪玳璣費拉的時候，賽納公安局以為這小說裏有過於大胆

的描寫，請他刪改其中的幾段。那發行者賴克魯華已經表示願意刪改了。他却不肯。他以為政府對於文學上的道德觀念是不對的，於是生氣地說：

「怎麼！市面上許多沒有經驗的小說，用所謂風流的雅筆去捏造許多淫邪的事情，却不被干涉；現在我用嚴厲的手腕去揭露社會的傷痕，人家反來攻擊我……」

講壇報也於一八七六年九月被政府檢去，說這是「侮辱天主教」的報紙。報館的經理被監禁了三個月，又被罰了四千佛郎。律師說這報紙乃是鼓吹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而且是反對宗教的。說他們每天在前兩頁裏專討論社會上的問題。

他雖則受政府的干涉與舊派的反對，然而新文化的潮流所趨，竟令他的羅恭瑪嘉爾家史第七卷屠槌大告成功，驚動一時。今將羅恭瑪嘉爾家史略述如下：

羅恭瑪嘉爾家史 左拉依照「遺傳的規律」做他的小說，所以先立一個譜系。全書所敘及的羅恭家的子孫共三十二人，與此家有關係的共約一千二百人。後來拉蒙把這些人物都列成圖表，附於全書之末。本書第一卷羅恭的家運敘述羅恭娶某婦人為妻。羅恭是強健的人，然而

他的妻子是有神經病的，她的情郎瑪嘉爾又是中了酒毒的。以後諸卷便分敘正式夫婦所生的子孫一支，與瑪嘉爾私生的子孫一支。這兩支子孫表現種種遺傳的結果。其中也有幾個身心健全的人，例如生活的快樂裏的寶蓮，巴斯嘉爾博士裏的克羅第爾德與巴斯嘉爾，但是以中酒毒的，生肺癆的，歇斯的里病的，神經病的，瘋狂的，賣淫的，犯法的居多。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卑汙放浪的人。左拉研究這種環境的時候，的確費了一番苦工夫。爲了屠槌，他去參觀了許多酒徒聚飲的地方；馬路上，酒店裏，跳舞場裏，洗衣場裏，都有他的腳跡。許多工男工女的一舉一動都上了他的筆記，而且繪了許多房屋與市區的地圖。他每做一部小說都是這樣去找事實的，所以上流社會裏，大商店裏，宗教的地方，也是他常到的地方。自從屠槌出版之後，文學界的人無論反對或贊成，都認爲一件驚人的大事。

囂俄的意見。當時囂俄的朋友巴爾布（Barbou）對囂俄說左拉這一本屠槌乃是「有用意」的作品，而且竭力描寫酒毒的危險，於社會上不爲無功。囂俄說：

「您的話不錯，然而屠槌到底是一部不好的書。他把社會的醜惡都披露了，竟像他以此爲